

赵敏 著

人生情感扑朔迷离，爱与不爱一言难尽。人世间，无论贵贱高低，都被一个“爱”字搅得昏天黑地。无奈无奈，许多恩怨，顷刻间变得微不足道。时间越远，人们不禁发出“不过如此”的倾城情情的人生感叹。

倾城



为外

上海
日报
出版社

围城

内外

赵敏 著

人生情感扑朔迷离

爱与不爱

一言难尽

人世间

无论贵贱高低

· 什· 海· 日· 报· 出· 版· 社 ·

围城内外

都被一个『爱』字搅得昏天黑地

几多无奈

几多恩怨

顷刻间变得无足轻重

时过境迁

人们不禁发出

『不过如此』的围城情结的人生感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围城内外 / 赵敏著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1

ISBN 7-80127-796-1

I. 围…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4544 号

书 名: 围城内外

著 者: 赵 敏

责任编辑: 王红玉

责任校对: 高小昆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12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01—2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27-796-1 / I·85

定 价: 27.00 元

大凡考究过的人，都承认青梅竹马是爱情起始的最早驿站，而对一见钟情则多予以轻率短命的质疑。或即爱即离，一夜媾欢，或始爱终散，不见命尾，多有几分宿命在里面。孰不知，人世间最美丽最可靠的爱便是一见即有情。无论年老年少，概莫能外。因为那是两只各自飘零的船久久渴盼的梦。本来就有一种“我心中的那一个就是这样子”的内容。

年逾不惑的省电力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逸雄就是这样不期然而遇上的叶恬恬。

那一天，叶恬恬正应海豹广告公司经理文浩之邀拍广告。森泉玉信大酒店厅内金碧辉煌，美貌绝伦的叶恬恬身披羽纱在螺旋式扶梯上慢慢旋转，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随着文浩几声：“妙！太妙啦！”的叫喊，正陪同北京来的客人从大堂一侧走出的周逸雄与夫人于桐、省电力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宋家驹及夫人张华，几乎不约而同地被眼前的美人惊住。一向清高孤傲的于桐最先缓过神来，冷眼望着周逸雄，张华则看着自己的丈夫宋家驹，又瞥瞥正向他们走过来的办公室秘书修玲，道：“唉，于主任，你说这个修秘书，是不是长了一张勾人魂的脸皮子？领导们聚会，她总是掺和啊？”

于桐皮笑肉不笑地说道：“现如今遍地美女开花，张大姐，你可把宋老总看紧点呀。”

张华知是于桐有意笑她不放心自己丈夫的意思，但碍着于桐是老局长的千金，在省城是名门望族一类，其父又有恩于宋家驹，不好翻脸，便缓缓说道：“其实呀，于主任，对老宋我倒是满放心的，老了老了，他就是再花花心，五十四五了，白头发还能变黑不成？倒是年轻人多多注意才是呢。”

于桐不仅高傲冷面而且是极聪明的那类女人，虽有些瞧不起张华但又不屑于与其一争高下，但见张华话里有话，便看一眼宋家驹，笑道：“俗话说嘛，张大姐，姜是老的辣，越老花越多，张大姐一向推崇年龄越大经验越丰富，怎么今天倒唱反调了？”

张华语塞，看于桐始终盯着自己丈夫，自己丈夫又不眨眼地盯着还在慢慢旋转的叶恬恬，便沉下脸至宋家驹身边，恶狠狠在其腰上戳一下：“看啥看！看眼里拔不出来了！噤！快！回家！”

副总宋家驹是极其爽朗大气的人。几十年生活风雨已将他磨蚀得老道中透着八面光滑，又到了不是春光胜似春光的年龄，凡事极想得开极看得开，对女人及女人们的一切都怀有一种酒肴的感觉，女人可以是花生米，也可以是肉干，也可以是一盘咸鱼，无可无不可，无不可也无可，只要能就菜下饭吃就行，随意得很。但也并不是就和什么女人乱来，而是喜欢只当酒肴夹一筷子尝尝绝不吃多撑着那种，洒脱得很，也圆滑得很。所以见张华脸色似有不对，便紧接着说道：“好好好！回家！回家！”

周逸雄则不同。他一边听人小谈一边看着叶恬恬旋转，伟岸英俊，沉稳干练，浑身散发着成熟又成功的男人气息。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当之无愧是女人们崇拜向往做梦都想嫁的那种男人。他丝毫不掩饰对叶恬恬的欣赏，问旁边的人道：“这

女人是谁？”

秘书修玲急忙上前：“文化宫的舞蹈老师叶恬恬。”

周逸雄略停：“叶恬恬？”

修玲道：“怎么？周总认识叶恬恬？她是电视台那个名记者叶素素的妹妹，母亲是艺术学院的钢琴老师叶玉涵，母女俩都是离婚女人呢。”

周逸雄略略沉思笑道：“咳，怪不得！叶素素的妹妹！”继而更深地看叶恬恬几眼。宋家驹则揶揄道：“搞什么鬼，小修！亏你想得出，啊！一家三个女人都离婚，老大不小了，我在电视上见过那个叶素素，想她母亲也六十大几了！啊？”

修玲忙解释自己说的是实情。周逸雄则已将脸转开，与北京来的人迈开大步朝厅外走去。于桐淡淡与众人说道：“那个叶素素与周逸雄是同学，大学毕业嫁了个当兵的没几年就离了，留下一个女儿，没想到她妹妹还这么年轻。”张华瞥瞥嘴说：“现在化妆品美容术什么的能把男的美成女的，老的美成少的，她这个跳舞的自然年轻了。”酸酸地随一行人越过叶恬恬，朝大厅外早就候在那儿的轿车走去。

说是一见钟情，最严格的解释自然是看第一眼就撞出火花那一种。周逸雄和叶恬恬就属于那一种。叶恬恬当时身披羽纱在转着，正全身心投入到广告艺术中去，并未看到周逸雄。文浩吆喝她“把头昂一点”“再昂一点”，并连连“妙啊”“美啊”叫个不停，让叶恬恬自己感觉欲飘欲仙。但就在文浩喊出“好！停！”的一刹那，叶恬恬就一眼看见了周逸雄！从小在音乐声中长大的叶恬恬原本就浪漫单纯不懂得掩饰什么，突然看见了从没见过的一个男人，而且又是那种任何女人做梦都想嫁的男人，自然所有吃惊欣喜欣赏都挂在脸上，一时间呆了一般。文浩见状大叫：“怎么你吃错药了！”叶恬恬才提着裙裾从

楼梯上奔下来。

没有人相信叶恬恬快三十岁了。她腰身婀娜，皮肤纯净，精致美丽的脸上不仅丝毫没有岁月风霜反而透射着一种天使般的单纯和亲善，与周身时时洋溢的优雅温婉像迷雾一样侵袭着她周围的人，不断地鼓动着男人们的爱心和女人们的妒意。更让人搞不清楚的是，以她如此出类拔萃的绝代佳人，在她们母女三人中竟是婚龄最短的一个！结婚不足半年就平静的出奇的与对方分了手！至今快乐的出奇的与母亲叶玉涵住在一起。那层迷雾就更加浓浓的令人不解了。

自然不会有人知道这一切的原因在于实在是没有一个能拨动她芳心的男人，甚至是使她多看一眼的男人。她本身一个玲珑剔透的安琪儿，要求一个绝无仅有顶天立地的英雄汉，如此天造地设的缘分哪有轻而易举浮上水面的？更何况现在商品经济，大多数男人要么穷光蛋，要么让官场商场泡得发霉发酸，叶恬恬就是再冰清玉洁也只好在窝里待着了。

这一次却不一样。她急急换好衣服与仍旧对她大肆褒扬的文浩走出大厅门就呆住了。周逸雄还没走，正与京官北京电总的张主任站在轿车边握手告别，于桐在他们旁边笑看，不时点头，那份从容不迫以及从这从容不迫里流淌出来的优雅气质翩翩风度，猛然就喝退了周围一切的俗！让叶恬恬收起笑站在那里！她正恍惚间，却听京官张主任说道：“哎呀周老总，怪不得总公司对您老兄百般赏识呀，看来你确是管理有方政绩显赫，我是百闻不如一见，啊！”又对于桐道：“啊？怎么样，于主任？周总调到北京去，你不会不放他走吧？周总这样的人才可是真正前途远大呀，啊！”不等于桐答话，宋家驹豁朗地接道：“哎！哪里哪里张主任！你这电总办公厅的大内总管可就不了解情况了，我们这周总强，于主任也是女中豪杰呀，啊！”

公司工作搞得好，领导满意群众满意，军功章是周总一半于主任一半，啊！哈哈哈哈！”

张主任正欲开口，于桐却昂头微挽周逸雄胳膊道：“张主任，能不能去北京那是以后的事，眼下，我倒是盼着老周他们的世纪大厦盖起来，再等你大驾光临呢”。张主任欲哈笑，修玲紧接着道：“是呀！张主任，您大概也早知道吧，周总和于主任是我们省城有名的模范夫妻呢，真正的夫唱妇随家庭楷模，哪有不随周总去北京反拖后腿的道理呢？”在周围人中又激起一阵唏嘘笑声。叶恬恬呆呆地望着当今社会中令人羡慕的这一群人，眼神不曾分毫从周逸雄身上移开。也巧周逸雄偏偏风度更加醉人地微笑昂头摇头，与叶恬恬脸对脸个正着，四目相对，只在一瞬间就把漂泊多少年的铁锚抛定了。两人慌忙把眼神移开又慌忙连接，数秒钟后才神色镇静地各自望着圈里人，那份命中的姻缘已在素不相识默默无语中铁定了。

当时前卫而又一向我行我素的文浩半是狐疑半是不满地嚷道：“你干嘛呀你！八成看见梦中情人了？掉了魂啦！”叶恬恬急忙搪塞，说是姐姐和妈妈说好要来陪她的，从旁给她做艺术指导，可到现在也没来。文浩抢白一句：我是广告公司又不是艺术制片厂，要你妈姐指导什么！叶恬恬说正因为是广告公司所以自家妈姐才要来，恐怕失了艺术品位。文浩却已将眼睛向外飘了一圈，也被周逸雄狠狠吸引，又在叶恬恬脸上溜了一圈，一份警觉便在心里存着了。

文浩的广告公司是两年前才成立的，其人本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歌舞团不景气，便仗着一点艺术欣赏力和敢作敢为的年轻人冲劲，开了广告公司。猛一看，人也极风雅优柔的，面皮白净五官俊气不说，一头自然卷的短发让人极容易地就划进洋人上等人一族，加上有一份心气时时顶着，自然就比一般人

脱俗了几分。

也许对自己的这份优势心里过分明白，文浩从见叶恬恬第一眼起就打上了主意。一来二往，说是与叶恬恬一起搞艺术拍广告挣钱，实际上是借此机会增加接触多看叶恬恬一眼。用文浩心下自己的话说，叶恬恬已成了他人生理想的一部分，他这一辈子再不娶第二个人，只娶叶恬恬！如若不，毋宁死！

说是再不娶第二个人只娶叶恬恬，是因为文浩也已结过婚离过婚，对方也是一个极标致的女子，但那种极标致的感觉尝过以后，才知道真正的标致是何物。曾经沧海之后又再激情迸发，可见其志向不一般，也可见叶恬恬之不一般了。

但近两年来他除了与叶恬恬共同做事，感情的事丝毫不提，甚至一点蛛丝马迹也不露给叶恬恬，除了想等到把公司做大把钱挣到足够多，自己作为男人的分量更重以外，还有就是信奉水到渠成感情自然碰撞的道理。他像任何一个三十岁的男人一样坚信自己的能力和魅力。他看世上的男人，要么有钱长得不像样，要么长得倒像样却无钱，更要么形象说的过去也有钱却整个一个俗不可耐，毫无艺术细胞可言，没有一个敢覬覦或是覬覦得了叶恬恬，就那么按部就班地按着自己的计划打磨自己，等待着理想实现的那一天。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他感觉到危机来了。作为男人，他顺着叶恬恬的目光瞅到了周逸雄的那一刻，便认定自己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几乎不假思索地，他一把拽了叶恬恬的胳膊，跑下大厅台阶。

叶恬恬还没缓过神来，边跑边挣扎道：“干什么干什么呀，文浩！你慢点呀！”

文浩边跑边嘟囔道：“我请你吃饭！我有重要的事和你说！你就快点……”

那边周逸雄目送京官张主任的轿车远去，正欲坐进车里，又扭头看叶恬恬一眼。于桐则早早地在车内，透过玻璃看着叶恬恬和文浩的一举一动，见周逸雄进车来，冷讽道：“怎么？美人佳境，周总动心了？”周逸雄立刻绷起脸，一言不发地发动车子拨动方向盘。于桐又道：“哼哼，看来，叶素素的妹妹比叶素素更有魅力呀！啊？”

周逸雄开口道：“你说些什么！”将车子飞快驶向正道，又盯着于桐的脸加一句，“你不要这么说话好不好，人家那是在工作！你这态度不好！”于桐即刻扭头看向窗外，讥讽的脸上又换了冷傲，仿佛凝结了一般。

就像如今许多公司的大厦，看着很风光气派，内里却亏空没多少资产一样，被视为模范夫妻的周逸雄于桐其实是一对痛苦鸳鸯。只不过碍了方方面面的事由都把这痛深藏着，硬做出一对夫妻楷模的样子罢了。十几年的婚姻除了给了他们一个女儿平平以外，几乎没留下一点可供念想述说的东西，细细想来，真有点个中滋味说与谁知的味道。就连他们的媒人，于桐的父亲，原省电力局老局长于鹏飞也不知道，他亲手缔造的这桩婚姻，其实是埋葬女儿一生幸福的坟墓。

但毕竟是有些教养的人，也是多年习惯了，于桐冷了一会儿，又正色看着前方，要周逸雄送她去公司。周逸雄半天不吭声，良久问道：“这么晚了你去公司干什么？”于桐立即又将头昂起来，从眼角看着周逸雄，似乎用睫毛就能把他从车里甩出去。

“怎么！你该不会约束我的行为吧！”她说，“难道一个美人就让你忘了我们的约法三章！”

周逸雄自然又被噎了一下，道：“你错了！不是忘了！是我有责任！”

“责任？”于桐笑道，“你可真了不起，周总，我不是你脖子上的安娜，难道还要求你做我脖子上的模范丈夫吗？”

“你不是说撕破脸皮会更好吧？”周逸雄刹住车，盯住于桐道，因他们的约法三章只有一个内容，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以模范夫妻形象为重，所以周逸雄又道，“怎么又不让模范了？”于桐嘴角动动，又莫明其妙地笑笑，转过脸去。周逸雄只好又像往常一样憋回气去。

坐在另一辆车里的宋家驹与周逸雄相比境况就好得多。虽然张华从上车起就拉着脸，宋家驹却能视而不见，顾自回味无穷地沉想叶恬恬的美，竟至不自觉地啧啧出口道：“美，美啊！啊？那个小女子那个美，简直妙不可言！啊？”

“妙不可言屁！”张华撇嘴张口道，“我可给你把话说白了！妙是妙，美是美，欣赏欣赏看一看，我不反对，可你给我记住，有贼心行，不能有贼胆，别到老了弄些花花事出来，叫老婆孩子脸没处搁！啊！不为别的，也得为你自己的晚节！就是你办公室的修玲吧，你今后也得离远点！”

“啧啧啧啧！”宋家驹道，虽说他在张华面前并非没有权威，但他一向极懂张弛有度的道理，而且把握得恰到好处，“你看看你！就一个漂亮女人，我又没说别的，就引得你——”

“引得我什么你！”张华眼中已带出些许愤恨来，“你什么也引不出来！我对你政策一向很宽大！你得心中有数，好自为之！别辜负了我一片心。人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你别老了老了倒鼓捣起花姑娘来！”

宋家驹唏一声和稀泥道：“行了行了！啊！你是好老婆好老伴儿行不行？还我鼓捣花姑娘！你就不能在风度方面文雅方面，向人家周总家的小于学学？”

不想张华立时把眼瞪起来：“还是嫌我不好不风度没文雅

了不是！还向人家小于学！小于是谁？老局长的千金！我怎么能比！我都五十三四了，我怎么能和她四十出头的比！啊？”宋家驹急忙朝司机后背指指，私底下一只手猛摆，压低声音道：“你看你，你看你！我根本就没这意思！我是说要像小于那样，和周总两人形影相随夫妻恩爱，叫公司的同志都挺羡慕！”

“那我和你配？”张华道，宋家驹急忙点头连连说道：“配！配！”张华方才罢休。

要说张华虽不像于桐一样出身名门，但也是1968年的财会学校毕业生，年轻时也浓眉大眼的漂亮过几年，在同龄人中也算得上是上等人才。随着宋家驹由文化大革命中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到慢慢做官且官做得越来越大，她人也渐渐滋润，家里家外很是风光了一阵，很有点熬出头的感觉。但这几年起突然不行了。虽说饮食起居方面依然对宋家驹关心备至，但心里的小九九打了不少，对宋家驹老是疑心生暗鬼。有一天在家看电视剧《围城》，看到三闾大学的校长在人家教授家里与教授太太暗中弄情，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恰逢宋家驹进门，忙不迭地问什么事，她竟扑过去给宋家驹一阵捶打，并连连说，看来自个的家也要成围城了，宋家驹的级别跟三闾大学校长已差不多，早晚有一天要弄个小的进来顶了她。宋家驹哭笑不得，好言相劝，她方才止住。

至于宋家驹在家以外什么表现，尤其是对女人怎么个看法做法，当然是张华无论怎样都左右不了的。可悲的是大多数女人恰恰就不明白这一点，千方百计想左右，并且想当然地认为男人是管得住的，不管用什么方法，总有奏效的一种。从来不自问一下，如果真有被管住的男人，世上的野兽岂不统统都能被驯服吗？真正服管且被真正管住的男人其实世上只有两种，

一种是已无能为力干坏事的男人，一种是被自己的心管住的男人。也就是说，男人除了自己不想干或想干某一件事外，是根本不受外力尤其是女人制约的。正如宋家驹，他到目前为止真正看上的女人只有秘书修玲一个，且与她也还没有到怎样的程度，如果宋家驹自己想要和修玲如何，不仅是张华再用什么办法也左右不了，连修玲这种人中精也是奈何不得的。

当然，他要真动了叶恬恬什么心思，同样也是任何女人阻挡不了的。

一个叶恬恬就这样走进了省电力公司老总们的生活。天底下的漂亮女人似乎拥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特别容易被有钱的或有权的男人看上。说来令人不解，过去历代历朝中的美人们，虽然也很容易被权贵们看上，却也不乏甘愿流落社会底层的主儿，或过着男耕女织的俭朴生活，或待字青楼只予心上人消受美色。但自80年代似乎就不同了。源源不断的美女争先恐后毫无顾忌地拥到有钱的或有权的男人怀抱里，所有的美只供权贵们消受了。演绎出层出不穷的第三者与无数个家庭的故事，正应了大名人钱钟书在其名著《围城》中表达的意思：“出来的人想进去，进去的人想出来，事业也罢，爱情也罢，婚姻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

也许真正例外的当属叶恬恬。以她沉鱼落雁之貌竟然到现在还没有归属，自然引得男人们女人们如坐针毡而恍恍然了。

可巧叶恬恬是那种既浪漫又不相信浪漫的人，在看到周逸雄心中一阵悸动之后，随着周逸雄和宋家驹的车走远，也就很快把周逸雄忘了。严格地说，是不再想了。因为她实在是天性太优雅了，优雅到除了舞蹈艺术只会做梦。生活中从来不会去主动地索要什么，如果不是这两年文浩用尽心机拉她干这干那，她会一辈子缩在文化宫里，最终也许会真正成就为一个纯

粹的艺术家。偏偏文浩生就一个不达目的死不罢休且不择手段的人，叶恬恬浑然不觉地被他牵着鼻子走，一切都像开了绿灯一样顺顺利利。

文浩今晚的目的是引诱叶恬恬与他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因他自忖叶恬恬实在是个难得的合作伙伴，又实在漂亮单纯得绝无仅有，想进一步用某种法律的手段框住她，便如此这般一番鼓舌。不想叶恬恬还没听完竟格格地笑起来，文浩稍愣片刻道：“怎么？你不同意？”

叶恬恬摇头，一经开口，嗓音腔调一如笑声一样沁人心脾。“什么呀，”她道，“我还从来没有跟什么人签过什么协议呢！”文浩急忙接口道：“那跟我签不就得了，只要你同意合作，你的美貌加上我的才情，我俩就是珠联璧合，立马就能把别的广告公司挤垮，迈入百万富翁的行列！怎么样？”叶恬恬说：“那也得看看协议的内容再说呀。”文浩便说：“看不出你叶恬恬这么纯情的女人还这么有商业头脑。”叶恬恬便说他拿她太当傻冒空中楼阁了，这几年只跟文浩耳濡目染也成半个商人了。文浩趁机说既然如此那么就到咖啡厅去边吃边敲定一些条款，叶恬恬就又笑道，其实她目前最想的并不是什么拍广告，而是搞一个N省从没有人搞过的个人舞蹈专场晚会。她姐姐正在帮她拉赞助。

“什么？”文浩故作吃惊地说道，“这么说你我想到一起了？我刚才话没有说完让你给打住了。我们挣那么多钱干嘛？还不是为了生活好，为了轻轻松松地搞艺术？但是一切的一切都得是先有了钱，先拍了广告再说！啊？”叶恬恬笑嘻嘻地不置可否，文浩便又顺水推舟说了些他绝对帮忙，叶恬恬的事就是他的事之类的话，欲引叶恬恬向路边咖啡厅走过去，却有一辆奥迪车轻轻在他们身边停下，挡在文浩面前。文浩诧异的当儿修

玲已笑嘻嘻地站到叶恬恬跟前。

“小叶老师你好！”同样没等叶恬恬作出反应，修玲早已伸出手道，看叶恬恬满目不解，她便向前一步，紧紧握住叶恬恬的手。

叶恬恬道：“您——请问您——”

“别说您不认识我，叶老师，我可对您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了，我是省电力公司办公室秘书修玲。”修玲落落大方更加殷勤地笑道，看着叶恬恬越是不解的美丽的脸庞，修玲同样十分娇好的脸便夹了一份郑重，把叶素素是他们公司周逸雄总经理的老同学的底端了出来，一下子就把叶恬恬拉到类似近亲一族，起码也应该是老关系老熟人的行列里来了。

大凡女人做秘书都有比男人更具优势的地方，那就是除了细致周到而外，更能察言观色体会领导需求和意图。而大凡做了秘书的女人，除了应付公事是一把好手外，对领导的私人需求往往也了如指掌，是领导家里家外的半个勤务员。虽然眼下盛行小秘掌管董事长总经理之说，是真正政委的政委，但修玲与此等小秘绝非等同，实实在在是一个有质量有真本事的女人，是一个有着十几万职工的国营大公司的称职的秘书。无奈是纵然真也罢，假也罢，正也罢，邪也罢，生为人身总要活，而要活自然就有千般万般为活的事由。而那千般万般千头万绪的事由又怎是一个“愁”字能了得的？自然就不由人不千方百计极尽各种能事好好地活了。

修玲秘书目前极想做成的一件事就是尽快熟识叶恬恬，并尽早地将她引进电力公司。她以女人兼秘书的双重敏感预觉到叶恬恬终将与公司里的某位领导发生点什么事，这一点她已在刚才周逸雄和宋家驹的眼里看出来。而既是与领导有关系的，岂不就是与秘书有关的？既然与秘书有关，那就什么都不必多

说了。见叶恬恬仍有些生分的样子，修秘书极其温婉地对叶恬恬笑道，其实叶素素就是不是周总的老同学，单就是传媒界的大名人这一点，也是足可以让人知道叶恬恬的。因为叶恬恬是艺术家，又绝对天字号漂亮，叶恬恬十分高兴地看一眼文浩说道：“真的？”文浩即刻扭过脸道：“哐——你这女人！啊！你还真是名人效应了！啊！这么摇唇鼓舌！啊！干吗？”

修玲边看叶恬恬边指文浩笑道：“怎么？这位先生——叶老师，是您的朋友吧？这位先生看叶老师不漂亮？还是——啊？”

文浩即刻噎住，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只阴阴地瞪着修玲。修玲更加温婉地递一个笑过来，拉叶恬恬稍向一边，细声说，看来小叶老师真把她忘了。其实前年总工会职工调演，她们是见过一面的，叶恬恬编的组舞不仅她看着好，他们周总和公司其他领导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叶恬恬又笑说：“真的？你们到现在还记得？”修玲道：“怎么能不记得？我们领导还一直想请你到我们公司看看，帮我们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呢！怎么样？叶老师，今天我既然已经冒昧跟你说了话，那就不能白说，就代表公司领导正式向你邀请，什么时候了却我们这份心愿，到我们那儿看一看呀？”叶恬恬本是纯净如水，哪经得住这般言语？立刻应道：“你们什么时候需要我都可以，只要跟领导打个招呼就行。”修玲立刻如释重负似的，加意说一番好话，方才离去。

文浩也是极灵性的一个人，虽说不清修玲到底何许样人，但感觉是极不简单的，眼望着修玲开车远去，便扔出“毒蛇”两个字来。叶恬恬一阵格格笑后问道：“咦，你怎么骂人？”文浩说：“操！我就骂！不信走着瞧！这女人他妈的准是条毒蛇！”当下心情又急又乱的，竟然把与叶恬恬签协议的事暂时